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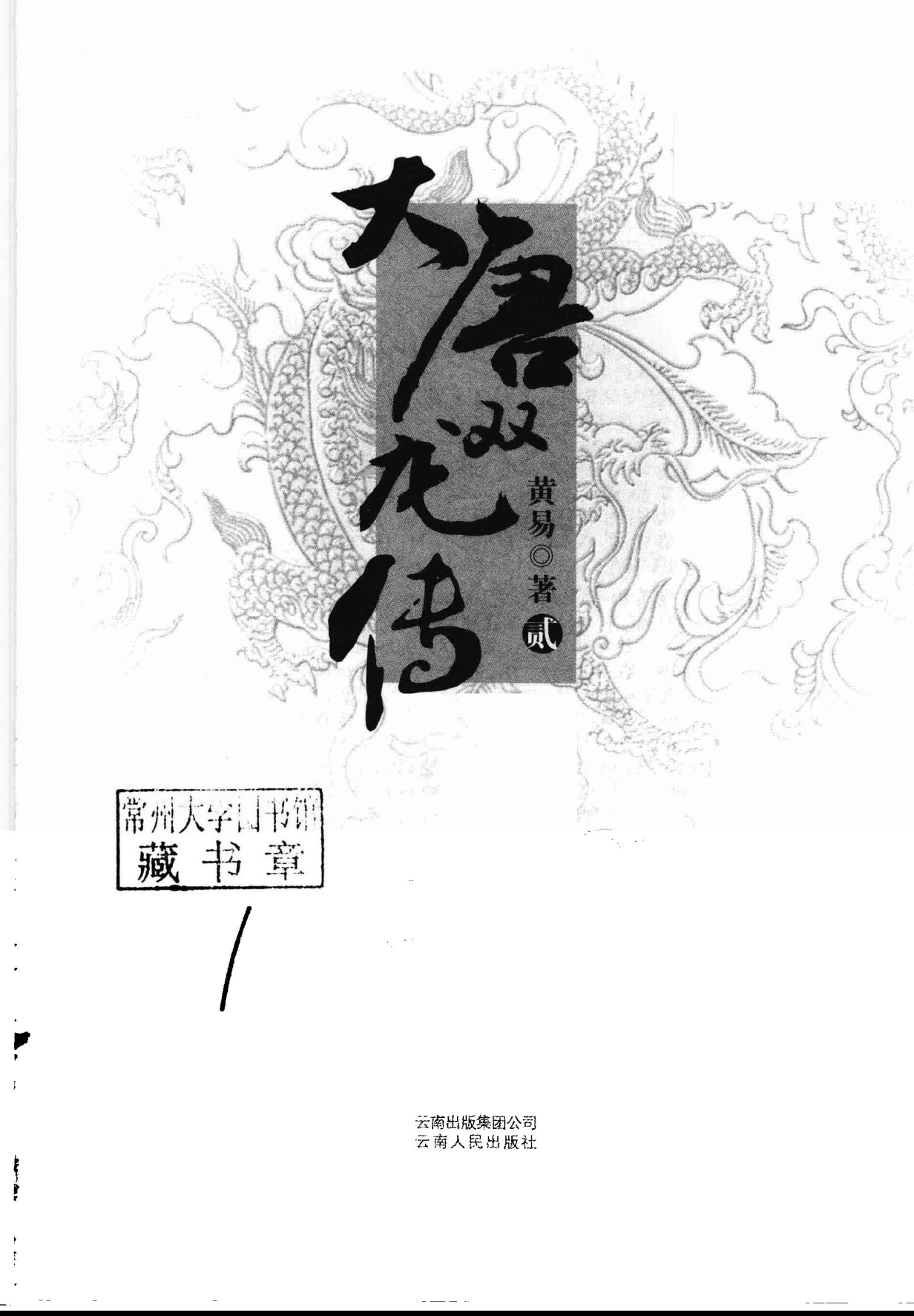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贰

【黄易精品】



5
1

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◎著

贰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图字：23-2009-049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大唐双龙传.贰 / 黄易著. — 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9
ISBN 978-7-222-06145-3

I. 大... II. 黄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170444号

大唐双龙传 贰

黄易 著

策 划：英特颂
责任组稿：周 琼
责任编辑：吴 虹
 杜佳颖
特约编辑：张 怡
责任印制：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	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开本	680×980 1/16
印张	248.75（全十册）
字数	5007千（全十册）
版次	201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上海市北印刷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6145-3
定价	298.00元（全十册）

序

从《破碎虚空》到《封神记》，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，真的是一言难尽。在《破碎虚空》前，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。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，生活平凡单调，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。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，无可救药。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，无限地开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。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，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，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。

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，武侠小说陷入低潮，我遂移情科幻作品，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《破碎虚空》，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，只是掉转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，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。一天，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，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，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。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，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，会是什么样的滋味？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。

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，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，不由想起旧事。今次的结集，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，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，谢谢！

黄易

2009.2.18



目录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狭路相逢 | 001 | 第十章 | 四大恶寇 | 178 |
| 第二章 | 妙计脱身 | 019 | 第十一章 | 自助葬礼 | 198 |
| 第三章 | 大闹青楼 | 041 | 第十二章 | 天魔大法 | 221 |
| 第四章 | 反败为胜 | 057 | 第十三章 | 竟陵之战 | 243 |
| 第五章 | 神秘巨舶 | 079 | 第十四章 | 血战长街 | 262 |
| 第六章 | 妾名娼娼 | 101 | 第十五章 | 巧遇李密 | 286 |
| 第七章 | 飞马牧场 | 117 | 第十六章 | 铁勒飞鹰 | 307 |
| 第八章 | 遁去的一 | 137 | 第十七章 | 赶赴偃师 | 328 |
| 第九章 | 牧场之战 | 159 | 第十八章 | 中都洛阳 | 347 |

第一章

狭路相逢

桂锡良和幸容两人被逼退在一角，后者左臂受伤淌血，显然是落在下风。其他客人及伙计全缩靠在厨房的一边，人人脸上呈现愤慨之色，却是敢怒而不敢言。

寇、徐两人刚跨入门槛，就被两名守门的雨竹堂门徒马上指喝道：“你们这两个小喽啰滚出去，这里的事轮不到你们插手。”

徐子陵见旧友受伤，冷哼一声，逼上前去。剑光一闪，其中一人挥剑斩往他左肩。徐子陵尚未动手，寇仲飞出一脚。“砰！”那人被踢得长剑脱手，身子离地抛飞，重重地掉在一张椅子上，登时响起一阵木碎折裂的声音。馆内人人动容。另外五名雨竹堂的人给寇仲这一招吓破了胆，退往一边，反陷两面受敌的劣势中。桂锡良和幸容则不能置信地瞧着寇、徐两人。

寇仲抱拳道：“桂香主要下属怎样处置这几个胆敢以下犯上的叛徒呢？”

雨竹堂带头的健硕汉子喝道：“什么以下犯上？我白荣乃雨竹堂香主，奉堂主罗贤之命请桂香主去说几句话，你们两个才是以下犯上。”

桂锡良看着仍在地上挣扎爬不起来的敌人，沉声道：“来请我去说话要动刀子吗？”

寇仲指着白荣笑道：“这就是白香主不对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把他们绑起来去请罗堂主评理，看看谁对谁错。”

白荣使了个眼色，登时有两人扑出，挥刀疾斩寇仲。徐子陵一声不吭，掩到寇仲前面，左右开弓，在对方两柄利刀斩下前，先一步轰在两人小腹处。两人被击得倒跌在白荣身上，三人同时变作滚地葫芦，跌个四脚朝天，剩下的几个人噤若寒蝉，更不要说动手了。桂锡良与幸容则看呆了眼。大有士别三日，

刮目相看的感慨。

寇仲若无其事地拍拍手道：“怎么样，要不要去大闹雨竹堂，杀杀罗大堂主的威风？桂香主你若不去，可由我们两个小喽啰代劳。”

桂锡良一声不响，向幸容打个眼色，硬把寇、徐两人扯到街上，道：“先回军师府再说吧。”

寇仲和徐子陵知他胆怯，只好苦笑以对。

像江南大部分城市那样，河道组成了江阴城内外与四乡农村联系的纽带，亦是城市布局的骨架。临河傍水的民居，粉墙照影，篷窗映波，构成了充满水乡风光的清新画面，一派“水巷小桥多，舂舂载绮罗”的动人美景。军师府的前身是江阴的都督府，位于市内中心河道交汇处，正门有条跨河大桥通达，衬得整个军师府的建筑组群格外有气势。比较而言，南方比北方安静，故江阴涌来了大批南逃的北方百姓，更呈现一片繁华的景象。乱世人心思治，老百姓不希望竹花帮有变化，这种心情是很易理解的。即使徐子陵不愿卷入这种权力与地盘的争端中，亦感到该阻止像铁骑会那种恶名远播的强徒把竹花帮兼并过去。就在桂锡良领两人过桥时，却遇上了麻烦。

负责守卫的另一位香主麦云飞乃军师邵令周的首徒，生得颇为英俊轩昂，高傲自负，盯着寇、徐两人道：“师傅有命令，由现在起，所有陌生人均不得进入军师府。”

桂锡良在寇、徐两人面前大失面子，偏又毫无办法，尽最后努力道：“他们两个是当年在扬州壮烈牺牲的忠烈士言宽的门生，近年在江湖闯荡，练得一身好武艺，刚才还把雨竹堂的白荣打得落花流水，所以我希望能向邵军师作推介。”

麦云飞摆出这又如何的神色，带点鄙屑地扫了两人一眼，摇头道：“过了今晚才行。”

桂锡良无奈下把两人拉到一旁道：“待我先自入府见邵军师，待会儿再来接你们进府。”

幸容怒哼道：“麦云飞恃着自己是邵军师的大弟子，又得邵兰芳的钟情，一向作威作福，特别排挤我们这批跟随先帮主的旧人。迟早我们要使他栽个大筋斗。”

桂锡良倒有自知之明，知道斗不过麦云飞，扯了幸容一把道：“不要说废话，进去再说，你们两人谨记在这里等我们。”

两人去后，寇仲和徐子陵避到桥端一旁沿河建成的石岸，像以前过小混混生涯时吊儿郎当地面河坐下。

寇仲瞧瞧守在桥头的麦云飞，笑道：“锡良这混蛋的运道似乎不太好，本有机会飞黄腾达，帮主偏又给昏君宰了。现在更遇上这个处处与他作对的麦云飞，连带两个人入府都不给面子，这种香主还当来作什么？”旋又兴奋地道：

“邵兰芳乃我们竹花帮著名的美人儿，不如我们来个横刀夺爱，好气死麦云飞。”

徐子陵没好气道：“若你为这个原因去勾引人家的爱侣，我绝不会容许。”

寇仲搂着他肩头赔笑道：“我只是说着玩儿吧！小陵何必认真。”随又岔开话题道：“锡良位居香主，又是先帮主的关门弟子，地位不低，兼且还有一群先帮主的直属手下支持，你说有没有机会做新帮主呢？否则该不会令麦云飞故意挤轧他。”

徐子陵这时正两手反撑身后，仰直身体享受午后的阳光，闻言一呆道：“锡良的道行太浅，怎有资格当帮主。不要扯东道西了，你自己想当帮主才真呢！”

寇仲摇头道：“我真的没有此心，亦行不通。现在李密势盛，若我成了竹花帮的龙头，竹花帮可能不到几天就完了。但若锡良成了新帮主，他便只有倚靠我们来支持他，那和我当上帮主没有什么分别。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你若想锡良当帮主，恐怕要先把帮里现有的什么军师堂主，一股脑儿杀个精光才行，你有那么厉害吗？”

寇仲瞧着脚下平静的河水，沉吟道：“这事确有点困难，却非绝不可能，最重要是锡良乃先帮主的弟子。他这人本来很有胆色，不过可能近来惯于被人欺压，才会失去信心。唔！”

徐子陵低声道：“那麦云飞又来了！”

寇仲别头看去，见那麦云飞正领着四名手下离开桥头，沿石岸朝他们走来。笑道：“该否为锡良出一口气呢？”

徐子陵未及回答，麦云飞隔远喝道：“你们这两个小子，这样子在军师府前又坐又卧，成何体统，立即给我滚回所属堂口去。”

徐子陵毫无反应，继续闭目享受他的日光浴，寇仲则眯眼瞧着他道：“麦香主你是否耳朵聋了，听不到桂香主吩咐我们在这里等他吗？你自己滚回去站岗好了。”

麦云飞勃然不悦，后面的四个走狗手下扑了过来，把两人逼在河边，声势汹汹。

寇仲笑道：“怎么？想动手吗？”

麦云飞气得俊脸发青，阴沉地道：“给我站起来！”

寇仲好整以暇道：“你既非帮主，又非我们的老大，凭什么对我们呼呼喝喝？”

麦云飞按捺不住，喝道：“掷他们下河！”

四人正要动手，徐子陵往后卧倒，两手闪电探出，抓紧后面两人足踝。接着在麦云飞等骇然大惊下，也不知使了什么手法，把两人摔得越过头顶，扑通两声掉进河水里，挣扎着爬往对岸。喝喊连声中，本是守在桥头的十多名竹花帮弟子全赶了过来。“锵！”麦云飞和另外两个手下拔出长剑，却又往后退开，显然要待各人赶到才敢动手。寇仲哈哈大笑，跳了起来，长刀离鞘而出，往麦

云飞劈去。麦云飞横剑挡格。“当！”寇仲的井中月回鞘。麦云飞则踉跄跌退五步，勉强站稳，脸色变得难看至极。这时他的援兵已至，拥在他身后，却没有人敢上前动手。

徐子陵跳起身来，指着桥对岸的方向道：“有人来了，你们正事不理，只管欺压自己人，是否有亏职守呢？”

麦云飞这时回过气来，强压下给寇仲刀劲弄得翻腾不休的血气，与手下们转头瞧去，果然见到一队十多骑人马，正沿街向桥头驰至。狠狠瞧了两人一眼，道：“迟些再和你们算账。”领手下赶回桥上去。

寇仲和徐子陵相视而笑。前者摇头叹道：“世上为何总有这么多爱作威作福的人呢？”蹄声由远而近。两人愕然望去。只见骑队中分出一骑，朝他们驰至，马上坐的赫然是美丽刚健的宋家小姐宋玉致。

这别具风格的美女勒马停定，脸色倨傲且冷冷地由头到尾打量着他们，目光最后落在他们前襟的风竹标志上，蹙起黛眉道：“你们两个浑小子为何忽然当起了竹花帮的单竹弟子，是否图谋不轨？”

其他人虽没有走过来，但注意力全集中到这里。

寇仲微微一笑道：“来！让我作介绍，这位是宋玉致大小姐。”又搂着徐子陵肩头道：“我的兄弟徐子陵，长得够英俊吧！”

宋玉致见他答非所问，又调侃自己，玉脸一沉，故作不屑地瞥了徐子陵一眼，接着露出一闪即逝的奇异神色。娇哼道：“看在你们尚未有什么恶行，立即给我离城，否则只要我说一句话，你们就休想活着离开。”

寇仲猛拍额头道：“小弟差点忘了我两兄弟的人头非常值钱，宋小姐尽管大叫大嚷吧！看看我们在被杀前可拉多少人陪葬。”

宋玉致出奇地没有动气，瞪了他好半晌，忽转向徐子陵道：“劝你的兄弟和你一起走吧！若给人知晓你们在这里，会令你们有大大麻烦的。”

徐子陵一向对高门大阀的骄贵女儿没什么好感，觉得她们天生看不起寒门的男儿汉，淡淡答道：“我们根本不怕任何人，否则不会在这里与宋小姐说话了。”

宋玉致叹道：“你们虽闯出点名堂，比起李密仍差远了，好好想一想吧！”

寇仲奇道：“宋小姐是否看上了我这位英俊的兄弟，为何对他这么和颜悦色，对我却声色俱厉。说到底，我和我的感情该深厚点才对。”

宋玉致终按捺不住，怒道：“闭嘴！”

寇仲嘻嘻一笑，扯着徐子陵就要离开。

宋玉致娇叱道：“给我站着！”立见三四骑本是旁观的随从，往他们策马而来。

寇仲放开徐子陵，倏地立定，手按刀柄，整个人挺得笔直，虎目射出深不可测的精芒，脸容变得冷酷无比，浑身散发慑人的强大气势。宋玉致在这刹那感到寇仲变成了个她完全不认识的人，再非昔日那嘻嘻哈哈的小子，而是可

在任何风暴之中屹立不倒，更不会害怕任何人的英雄豪杰。

接着寇仲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地哑然失笑，露出个阳光般灿烂的笑容，摇头叹道：“还是不行！对着宋小姐我寇仲怎都狠不了心。”言罢哈哈一笑，拉着徐子陵径自走了。

宋玉致却被他戏剧性的变化，和充满青年男子魅力的语调神态逗得乱了分寸，一时竟忘了阻截。

寇仲和徐子陵在一条僻静的小巷挨墙坐下，就像恢复了以前在扬州胡混时的光景。

徐子陵微笑道：“仲少是否想以她来代替李秀宁呢？”

寇仲露出回味的笑意，伸了个懒腰，油然道：“儿女私情，只会增加精神上的负担，我不介意找个美人儿来调剂一下，但却绝不会动情。正事要紧，其他都要摆在一旁。逗逗这高傲的宋家小姐可以，若要劳烦我寇仲去讨好她、奉承她，却是休想。明白吗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

寇仲道：“一是立即离开，一是待至今晚大闹他娘的一场。你怎么说？”

徐子陵耸肩道：“我建议的你定不同意。照我的想法竹花帮的事我们既管不了亦没有那心力。何况玉成他们仍在等候我们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的烦恼还不够多吗？”

寇仲嘻嘻笑道：“不要对我有那么多偏见好吗？我寇仲什么时候敢不尊重你陵少说的话。正如你所言，我们偷了骡车就走，两辆怕都够了吧！”

徐子陵疑惑道：“哪里有骡车偷？”

寇仲笑道：“当然是到风竹堂去偷，他们那么多骡子骡车，借两辆给我们该没有问题，随便找个借口，可把骡车骗上手，包在我身上。”

徐子陵不悦道：“沈北昌和骆奉对我们这么好，怎可以怨报德？”

寇仲点头道：“还是你说得对，不如到雨竹堂去看看，横竖已结下梁子，不差再多一项。”

徐子陵登时明白过来，苦笑道：“你这天杀的混蛋，兜来兜去，最后仍是要去闹事，然后看看有没有浑水摸鱼的机会。”

寇仲大笑道：“知我者莫若你。”硬把徐子陵扯将起来，压低声音道：“雨竹堂堂主罗贤刚才派那白菜来带锡良到雨竹堂去，必有图谋，待我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嘿，你总不能不关心锡良和幸容的两条小命吧！”

徐子陵道：“你知雨竹堂在哪里吗？”

寇仲得意道：“圣人不是有句什么‘不耻下问’的吗？莫要推三推四了，快来吧！”

徐子陵自知拗不过他，无奈下随他去了。

两人来到雨竹堂府第的大门外，把门的十多名大汉见他们是风竹堂的人，露出敌视的神色，但却没有人将他们放在心上。皆因把门的雨竹堂弟子，最低级那个都要比两人多出一根竹来。竹枝定身份。帮主是十根竹，军师九根，接下来是堂主、副堂主、舵主、香主，竹数逐级递减。以前两人随言宽混时，半根竹都没有，现在可算无端端升级了。两人并肩朝大门走去。

有人喝道：“风竹堂的小子，给老子们站着。”

“锵！”寇仲拔出井中月。

徐子陵一把将他扯着，骇然道：“为何动刀子？”

寇仲双目闪过森冷的寒芒，语气更是平静得叫人心寒，淡淡道：“不宰掉这些叛帮的小子，锡良如何坐上帮主之位？”

徐子陵一震松手。十多名把门的大汉亮出兵刃，杀将过来。惨叫痛哼声立时不绝于耳，寇仲游鱼般在众汉间穿插来回，中刀者无不溅血倒地，竟都不堪一击。寇仲跨进院墙外门时，后面倒了一地的人，伤得虽重，却没人有性命之虞，又或残肢断体之灾，可见他下手极分轻重。

徐子陵呆看着他时，寇仲回头耸肩道：“不是这样，谁会怕你？来吧！我的陵少爷！”

寇仲和徐子陵一先一后，杀进雨竹堂去，挡者披靡，拥上来拦阻的弟子，给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狼狈奔窜。两人出道日子虽浅，但已是身经百战，连千军万马的恶战场面都难不倒他们，何况现在是骤攻毫无防备的雨竹堂。由堂外直至杀入大堂，才遇上高手。

“叮叮叮！”三下清响，寇仲一步不移，连挡三枪，长笑道：“可是雨竹堂副堂主包百有？”来人尚未及答话，给寇仲飞起一脚，正中小腹，抛飞坠地，口喷鲜血，再爬不起来。徐子陵则左右开弓，连续轰飞了四名扑上来副香主级的竹花帮徒。

“住手！”包百有给人扶了起来，百多人潮水般退到大堂的一端去。十多个形象各异的汉子排众而出，来到寇、徐两人前方。只看其前襟标志，便知除雨竹堂外，其他晴竹堂和露竹堂的正副堂主均聚集此处。晴竹堂堂主左丘弼最是易认，个子比一般人矮小，却是粗壮如牛，眉毛拱起，脸是凹陷下去的，肩膀宽挺得不合比例，颇似个缩小了的巨人。这时他双目杀机大盛，跨前一步怒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，竟敢在我竹花帮的地头撒野？”

寇仲面对众多竹花帮有头有脸的高手，却是临阵不惧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勾结外人，妄想断送我帮基业的叛徒，有何资格和我们两个扬州忠烈士言宽的门生说话？”

虽是在这种剑拔弩张、势不两立的情况下，徐子陵仍忍不住想要捧腹大笑一场。寇仲的长处之一，是能把任何荒谬的事以理直气壮的神气说出来。

雨竹堂的堂主罗贤大喝道：“管你们是谁，今天叫尔等有命来此，没命离

开。”

刀光一闪，一名瘦汉斜冲而出，挽起数朵刀花，从左侧疾袭寇仲。寇仲看都不看，似是随手挥刀，当的一声，把那人连人带刀劈得踉跄跌退，仆倒人丛内。大堂蓦地静了下来。寇仲还刀入鞘，其神情气度，比之当日跋锋寒闯进王通的府第亦不遑多让。

露竹堂堂主童长风冷哼一声道：“确有几分本事，先给本堂主报上名来。”

原来刚才偷袭者乃露竹堂的副堂主颜和，童长风深悉其功力深浅，见寇仲将他逼退时那种泰然自若的神态，自知万万做不到，故此说话客气起来。

寇仲仰天大笑道：“本人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寇仲是也，他是徐子陵，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左丘弼等人人面面相觑，无不色变。要知寇仲和徐子陵在过去几年，因着杨公宝藏的关系，加上连杜伏威、宇文阀、独孤阀、李密等全拿他们两个没法，声威之盛，实是一时无两。到最近更转战沿海一带，大破沈法兴和海沙帮的联军，此事天下皆知，更把他们推上一流高手的位置。所以知道两人正是寇仲和徐子陵，谁不动容。

左丘弼到底是江湖老手，肃容道：“英雄出少年，我帮对两位一向心生敬重，为何今天却要欺上门来？”

徐子陵踏前一步，冷然道：“我们确是忠烈士言宽的门生，此事桂锡良香主可以作证，所以竹花帮的事我们绝对有资格去管，亦不能不管。”

寇仲豪情万丈道：“铁骑会的任少名何在？识相的立刻滚出来，让我们立即把你的头割下来为先帮主祭旗。你们如果仍存叛帮之心，今天休想活着离开此地。”

左丘弼色变道：“这是欺人太甚，上！”

众人纷纷掣出兵器。徐子陵心中暗叹，知寇仲下了决心要把桂锡良捧上帮主之位，再通过他去控制竹花帮，扩展自己的势力。故此硬逼对方动手，重重打击与任少名勾结的势力。

寇仲猛退到徐子陵旁，迅快地道：“各杀一名堂主后，我们立即溜走。杀不成更要走，听我暗号。”

徐子陵点头同意，心想事已至此，只得全力配合寇仲。两支长矛，三剑一刀，由不同角度向两人攻至。

寇仲暴喝一声，身子晃了几下，不知如何已移入以左丘弼为首的一群晴竹堂帮众内，刀翻芒卷，登时有两人中刀倒地。徐子陵则腾空而起，到了雨竹堂堂主罗贤的头顶处，双掌下压，强大的气劲，逼得罗贤身旁的人全避往四周，孤零零地留下了罗贤一人面对他的攻击。无论寇仲和徐子陵多么厉害，亦没有搏杀百多名竹花帮众的能力，更何况其中不乏好手。且缠斗下来，更不利众寡悬殊下人少的一方。所以两人打定主意，要以迅雷万钧之势，趁自己仍在最佳状态下，各自击杀一位堂主。那时剩下的一个堂主孤掌难鸣，不立刻逃走就是

大笨蛋了。寇仲闪到左丘弼身前，连斩十刀，忽然间，左丘弼始发觉身旁的人全给劈得跌往四周，恰恰阻截了其他想拥上来援手的自己人。

“砰！”徐子陵和连长剑都不及取用的罗贤四掌硬拼了一记。罗贤双手弯曲少许，看似在劲力上逊了徐子陵一筹，实际上该是平分秋色，皆因徐子陵凌空下压，占了很大的便宜。罗贤心中大喜，以为徐子陵技止此矣，暗忖只要挡他一阵，不愁其他人不赶上来把他乱刀分尸。就在此时，千丝万缕的灼热气劲，透掌而入，穿透他的真气，无孔不入地钻进了他的气脉去。罗贤魂飞魄散时，双手所受的压力又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胸口却连续两下剧痛，耳中听到骨碎的声音。他最后的知觉是知道徐子陵的双膝先后顶在他胸口处。

左丘弼的功夫比罗贤要高明，掣起两支短铜棍，硬挡寇仲三刀。“当！当！当！”左丘弼怒叱一声，双棍一起推出，疾戳寇仲胸口，岂知明明要击中敌人之际，发觉竟是击在空处。背后刀风割体。左丘弼回身招架，骇然发觉后面亦是空无敌影。

“堂主小心！”

左丘弼后腰剧痛，一股寒气从刀锋侵入，登时身若冰结，动弹不得。寇仲由左丘弼右腰抽回长刀，顺手扫开了赶来拼命的三个敌人，长啸一声，拔身而起。

“砰！”徐子陵早先一步撞破瓦顶，冲飞而起，接着寇仲由同一洞口穿飞出来，紧追去了。在两人的武功和战略下，近乎不可能的事终给他们做到了。

寇仲和徐子陵旋风般冲上通往军师府的大石桥，麦云飞等把关弟子慌忙喝止。两人懒得解释，拳脚齐施，所到处，人仰马翻，纷纷给他们狂风扫落叶般轰到河水里，狼狈不堪。其中只麦云飞还有点像样，多挡了寇仲两招，最后给旁边不耐烦的徐子陵侧踢一脚，将他送入河内。他们势如破竹地冲入大堂，堂内正在议事的军师邵令周、风竹堂正副堂主沈北昌和骆奉、宋玉致等愕然朝他们瞧来。

邵令周身材修长，个子很高，清秀的脸庞留了长须，年纪在四十许间，颇有修行之士的道骨仙风姿态。他见两人硬闯进来，两眼亮起精芒，冷喝道：“何方狂徒，竟敢到我府捣乱？”

大堂靠北的一端摆开了两排太师椅，宋玉致居于东排上首，显示竹花帮对代表宋阙来宾的尊敬，紧接着坐着的三个，看来应是宋阙的高手。

西排上首坐的却是位千娇百媚的艳丽女子，且是寇仲和徐子陵以前在扬州，最爱隔远偷窥的当红名妓，天仙楼的玉玲姑娘。竹花帮前帮主殷开山正是因不肯把她献给杨广，而被杨广下令处死的。两人此时自是明白过来，皆因玉玲成了殷开山的女人，所以殷开山冒死把她送离扬州。玉玲席位下方依次是邵令周、沈北昌和骆奉。太师椅后各站了十多名竹花帮和宋阙门中身份较低的人。玉玲身后站的正是桂锡良和幸容两个小子，此时他们瞪大眼睛瞧着他们的

儿时伙伴，不知该如何维护他们。

宋玉致插话道：“邵军师请息怒，这两人大有来历，且让他们进来说话吧！”

邵令周立时喝道：“让他们进来！”

寇仲和徐子陵跨前几步，前者哈哈笑道：“我们是来谈一宗交易，凭我们两兄弟刚杀了左丘弼和罗贤，怕该有说话的资格吧！”

除宋玉致外，其他人闻言无不动容。

风竹堂堂主沈北昌沉声道：“竟连老夫都看走了眼，你们两人究竟是谁？”

一个温柔好听的声音自玉玲的香唇响起道：“这两人一叫小仲，一叫小陵，长得这么高了，妾身差点认不出来。”顿了顿续道：“当年他们是扬州忠烈士言宽手下的小喽啰，最爱来偷看妾身，有回给妾身的人拿着，还是妾身见他们相格非凡，命人把他们放了的。”

寇仲和徐子陵见玉玲仍记得他们，既感荣幸又大是尴尬，因这始终非是光彩的事。

骆奉释然道：“算你们吧！并没有说谎。”

寇仲向玉玲苦笑道：“玉玲姐用不着把我们的过去说得这么详细吧？”

玉玲掩嘴娇笑道：“仍是以前那个赖皮样子。”

这番对答立时把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。

邵令周皱眉道：“既是自己人，又练得一身好武功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，为何要动手硬闯？”

徐子陵施礼道：“桂香主曾引领我们兄弟二人来谒见邵军师，却被麦香主阻于桥外，现在情势急迫，唯有硬闯，请邵军师见谅。”

他儒雅温文的气度，立时得到邵令周的好感，点头赞同道：“锡良，是否真有此事？”

桂锡良忙道：“确有此事。”

寇仲道：“假若邵军师即时起事，该仍够时间把露竹堂的叛党截着，一举歼之，那我帮将可避免四分五裂之局。”

邵令周、沈北昌、骆奉等为之一震，显是为寇仲的提议而动心。宋玉致则与坐在她下首的表叔宋爽交换了个眼色，同时体会到寇仲果敢狠辣、斩草除根的作风。只是略显一番手段，整个局面的主动权立即落到寇仲手里去，确是能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的人物。

邵令周身后的舵主叶并臣发言道：“事关重大，怎知你们两人不是敌方派来诱我们入陷阱的奸细呢？”

宋玉致白了寇仲一眼，道：“这人虽爱胡言乱语，但却绝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说谎，更不是可被人收买的人，对吗，寇仲寇英雄？”

众人大吃一惊，才知眼前的小仲、小陵，竟是分别被“蒲山公令”和“东溟傲”追杀、名震江湖的寇仲和徐子陵。桂锡良和幸容的惊讶更是不用说了。

沈北昌霍地起立，奋然道：“区区一个童长风，还不放在老夫眼内，此事交由老夫办吧！”

邵令周由怀中掏出“竹花令”，扬手投往沈北昌，后者一把接着，领手下匆匆去了。宋玉致打个手势，居于宋爽席位下的两位宋阀高手，紧追而去。大堂静了下来。

寇仲微微一笑道：“多谢宋小姐出言担保，我可否和小姐单独说两句话呢？”

宋玉致不屑地道：“事无不可对人言，有什么话在这里说好了。”

宋爽心中暗奇，他美丽的表侄女虽性情刚强，但少有用这种态度与人针锋相对的。且在宋阀的立场，寇仲和徐子陵两人都被列入要争取的名单之内，忙打圆场道：“本人宋爽，寇、徐两位兄弟，先到这边坐下来再说。”

邵令周亦吩咐弟子奉茶，非常客气。

寇仲装出个被气结了的表情，苦笑道：“既然宋小姐不赏脸，那小弟可否单独和邵军师一谈呢？”

邵令周大感尴尬，望向大靠山，宋阀的美丽代表宋玉致。

宋玉致忍不住又狠狠瞪了这气宇轩昂的青年男子一眼，不悦道：“有什么事这么鬼鬼祟祟的，若是有关竹花帮的事，当然应该一起商量。”

徐子陵淡淡道：“既然谈不拢，我们兄弟立即离开，只求邵军师赐赠骡车四辆，不胜感激。”

宋爽见说僵了，向宋玉致打了个眼色，站起来道：“大家有话好说，寇兄弟不如作少许透露，让玉致考虑该否单独和你说话好吗？”

寇仲若无其事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误以为宋小姐对杨公宝藏仍有兴趣，谁知全没有这回事，实在没什么好谈的了！”堂内各人全体动容。

宋玉致气鼓鼓地站起来，朝内进走去，冷冷道：“滚着来吧！”

寇仲哈哈一笑，向徐子陵使个眼色，追着去了。

众人心中升起奇异的感觉，隐隐感到宋玉致对寇仲特别不客气，是因为对他“另眼相看”。

宋玉致领寇仲穿过贯连大堂和后厅的长廊，再左转步入西面的大偏厅，刚想在厅中那组酸枝椅坐下，寇仲已先一步把太师椅由圆桌处拉开少许，故作恭谨道：“宋大小姐请坐！”

宋玉致没好气地白他一眼，坐了下来，紧绷俏脸道：“说吧！”

寇仲左手握着椅子扶手，另一手按在高椅背处，俯头把嘴巴凑到宋玉致晶莹如玉、发香飘送的小耳旁，赞叹道：“真香！”还大力以鼻子吸了两下，一副登徒浪子的模样。

宋玉致一副勉强忍受的表情，蹙起黛眉道：“你离远一点可以吗？”

寇仲哈哈一笑，倏地挺直虎躯，到了圆桌的另一边，大大落落地坐了下来，双目神光电射，深深地凝望宋玉致明亮的美眸，旋又再叹道：“真好看！”



宋玉致不悦道：“你又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”

寇仲露出灿烂的笑容，雪白整齐的牙齿闪闪生辉，又正容道：“能得我寇仲赞赏的美丽女子，绝对不多，而宋小姐却是排在头一个。刚才小弟从后细意欣赏宋小姐优美的背影和动人的步姿，已心神皆醉，自问这一世都忘不了。”

宋玉致奇怪自己怎会毫不拦阻地，让这小子把这番轻薄话说出来，更奇怪自己生不出丝毫怒气，一边避开他灼热得可烧透她芳心的眼神，一边垂下目光道：“若你尽说这种轻薄话儿，我不再和你谈了。”

寇仲哈哈笑道：“男女相悦，乃人伦大统，只要真心诚意，何有轻浮可言？”

宋玉致叹了一口气，迎上他的眼神，摇头道：“寇仲你不用对我宋玉致施手段了，根本是没用的。首先我绝不会喜欢上你，而且我根本不相信你这种只会甜言蜜语逗我们女儿家的人，第三……”

寇仲微笑道：“是否你爹早给你订了亲事，有了未来夫家？”

宋玉致娇躯微颤，垂下螭首，点头道：“你猜到就好了！”

寇仲暗忖怎会猜不到呢？像宋家这种高门大阀，特别是阀主天刀宋缺的爱女，婚嫁一定被严格限制，讲的是门当户对，男的还可凭自己的喜恶私自纳妾，但女的却没有这种自由，只能依家族的安排，配与指定的人。

寇仲潇洒地一耸肩胛，淡然道：“高攀不起是一回事，甚至小姐如何讨厌我亦是一回事。但我这人心里有什么话，必须说出来才舒服。”又叹了一口气，瞧往窗外阳光灿烂的亭园，摇头苦笑道：“自上回在荥阳沈落雁宅外那道小巷，和小姐有过搂搂抱抱的肌肤之亲后，我……”

宋玉致大窘地打断他道：“不准你提那件事，以后更不准你和别人提起，特别是徐子陵。”

寇仲笑嘻嘻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早忍不住对他说了，不说出来会憋死我的，哈哈！”

宋玉致大嗔道：“你这人永远不会正经的，分明是在逗弄人家，我最讨厌你这种人。”

寇仲摊手道：“小姐放心！我寇仲怎都有点自知之明，清楚小姐不会看上我这出身寒微的人。现在小姐肯听我吐露心事，寇仲已感激不浅，以后不会再说了！”

宋玉致苦恼地摇了摇头，狠狠盯了他一眼，既恨他满口轻薄，又怕他从此无情，矛盾得要命。自懂事以来，她心中理想的对象，都是出身高贵、博学多才，又或温文尔雅的俊俏郎君。眼前此子却是浑身野性，一副专勾引良家妇女的痞子样，理该是她最憎厌的人，但偏偏却予她前所未有的冲激，私下里竟希望他继续说下去。这并非说自己真爱上了他，而是那种刺激，竟可使她忘了正事，愿意与他胡扯下去。

寇仲舒服悠闲地摊在椅子上，伸了个懒腰，柔声道：“此番别后，我们不知